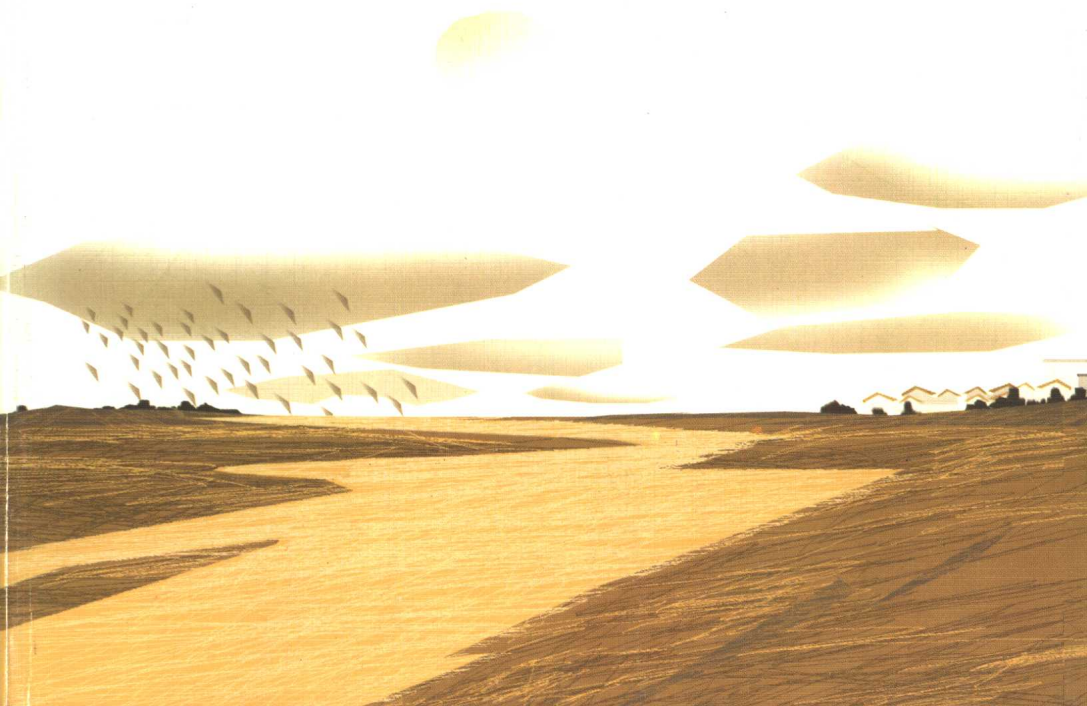


# 九品 乌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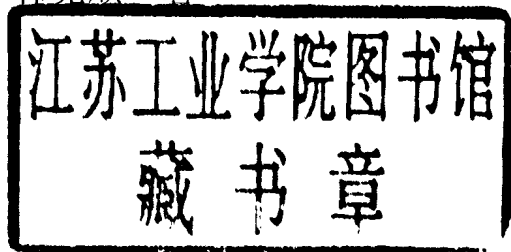
韩克顺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# 九品乌纱

韩克顺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2003年10月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克顺 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3. 10  
ISBN7—5063—2224—2  
I. 九… II. 韩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9753 号

## 九品乌纱

---

作者: 韩克顺

责任编辑: 那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—10—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—10—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420 千

印张: 17

版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063—2224—2/I. 2208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第一章

### 一

原镇委书记调走了，到邻县当副县长去了，他高升了。镇长姚洪明虽然和他有矛盾，有时还很激烈，但还是愿意他升迁，愿意他走。

新镇委书记来了，从县里到镇上来了，姚洪明虽然和他谋过面，可没共过事，更谈不上有什么芥蒂，但还是不愿他来，而且从心里本能地升溢出一种仇视情绪。

尽管如此，姚洪明还是从容地坐在办公室的柳木圈椅上，等待新书记的到来。

这种椅子是当地的特产，用鲜柳木高温蒸煮弯制而成，不用铁钉，全凭传统功夫制作，特别是上边的弓型圈，人背靠上去格外舒服。姚洪明斜靠在圈椅上，中式棉袄中间扣了仨扣，上裂着，下开着，露出脱了线的毛衣，黑不溜秋的呢帽刚盖住大脑门，肥胖的身躯压得椅子咯吱咯吱响，他叼着石林烟，不时地掸着烟灰：“不是吃了早饭就去了吗，怎么还没来到？”

“八点钟就走了。”秘书小李说，“张师傅开着 130 去的。”

昨天，县委组织部电话通知姚洪明，今天新任镇党委书记郑克忠来报到，叫他派车到县里接人。九十年代初，干部用车有句顺口溜：地委书记两头平，县委书记帆布蓬，而乡镇书记只有 130。

原镇委书记走后，也是组织部来的电话，于部长在电话里说：“洪明呀，县委决定，暂由你全面主持镇里的工作。”

“好！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。”那时姚洪明着实高兴了一阵子。

这不，主持工作二十多天，新任书记就来了。姚洪明暗暗摇摇头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办公室门外。

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刚才还是稀稀拉拉，现在噗簌簌的，雪片子比鹅毛还大，铺天盖地压下来。他的心情也和外面的天空一样阴沉。

“不会出问题吧！”党委副书记邱玉金从办公室的里间屋里走出来，他瘦脸刮腮，墨黑的头发自然卷曲，穿着件银灰色面包服。这党政办公室三大间，两明一暗，外面两间靠窗安着三张办公桌，书记一摊，镇长一摊，秘书一摊。一部电话，搁在掏空的山墙洞内，里间既是秘书的宿舍，又是夜间值班室。

邱玉金刚才斜歪在里间屋里床上听收音机的天气预报，报告说今天到明晚还有大雪，又听到外面呼呼的风声，他也是着急，跑到外间来了。

从县城到镇上不算太远，也就六十来华里，可徒骇河正修新桥，汽车要绕一段路，不太好走，前几天就有一辆河北省的汽车，由于车速太快，滑落到了徒骇河里，弄了个车毁人亡。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姚洪明摆摆手，“小张开车很稳当，昨天我还专门嘱咐他，雪大路滑开车要格外小心。”

“新书记来不了你就继续主持。”邱玉金笑笑。

“这是哪里话！”姚洪明有点生气了，“主持不主持没关系，咱也不能盼着人家出事呀！”

“说着玩的，说着玩的。”

说话间，随着那熟悉的嘀嘀声，130车驶进了镇委大院，停在了办公室门前。

张师傅跳下车打开车门：“姚镇长，郑书记来了。”

姚洪明跑出来，上前握住郑克忠的手：“郑书记你可来了，今天

天冷路滑，我还担着几分心呢？”

“没事，小张开车很稳，也不慢，我有几件小事处理了一下，走得晚了点。”

郑克忠高高的个子，瘦长的脸，戴着三大扇帽子，穿着蓝色的棉大衣，站在雪地上像尊雕塑。

“郑书记，外面冷，快到办公室暖和暖和吧。”邸玉金咋呼张师傅：“你把郑书记的行李放到宿舍里吧，早打扫好了。”

张师傅把郑克忠的行李从车厢的帆布蓬底下拖出来，一床线毯裹着铺盖卷，一个半新不旧的柳包箱。

郑克忠把黑提兜交给张师傅：“把这也一块放到宿舍去吧，里头是牙具和茶缸子。”

那时还没有诺亚口杯、不锈钢杯，连玻璃保温杯也没兴到黄河下游来，办公室就一把大茶壶，七八个茶碗，大把的茶叶抓上，滚开的水沏上，人们围着火炉子尽情喝茶。

随便聊了几句，看看天色不早，姚洪明吩咐李秘书：“到伙房看看那菜准备的咋样，再招呼招呼他（她）们几个，一块陪郑书记吃顿饭。”

不一会儿小李跑回来：“菜准备好了，咱们到接待室去吧。”

所谓接待室就是伙房旁边的两间耳屋，里边摆着两张方桌，十几把椅子。

一帮人进了接待室，菜已上好，姚洪明把郑克忠让在正座上，招呼几个站着的，抓紧过来坐下。他对郑克忠说：“郑书记，等会我再挨个介绍。”

一张方桌，八个人，一面正好俩，姚洪明和郑克忠坐北朝南。

“满酒，满酒，就喝咱镇上的东王大曲，这酒没有假的。”

李秘书给郑克忠满酒，他也不推辞。

姚洪明说：“郑书记，酒满上了，在喝之前，我介绍一下。这是党委副书记、也是党群书记邸玉金，刚才见过面了；这是副镇长邹

传安，分管农林水；这是组织委员；这是宣传委员；满酒的是秘书小李……”他指着一位四十来岁，黑眉胡眼，不算漂亮却很大气、精神的女同志说，“这是我重点介绍的对象，她叫王银香，妇联主任，是镇委、镇府班子里惟一的女同志，我们的半边天，专搞妇女和计划生育工作。”

“老姚，闭上你那个臭嘴，头一次和郑书记喝酒，你就没正事。”王银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邱玉金出来打圆场：“郑书记，他们平常闹惯了，没事，没事。”

姚洪明一梗脖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就是没事，有事不就麻烦了吗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郑克忠也随着笑了，他知道，乡镇干部男女之间胡咧咧是家常便饭。

姚洪明扫视了全桌：“大家不要笑了，郑书记不是外人，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，他也不会笑话咱，下面书归正传。”姚洪明端起一杯酒，“郑书记，我代表全镇五万人民，对你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这第一杯酒大伙一齐干了它。”

“好，干了它。”郑克忠一饮而尽。

“这第二杯酒，郑书记，我代表镇委、镇府班子敬你一杯。”

郑克忠又一饮而尽。

“这第三杯酒，郑书记，我代表我自己敬你一杯，我这个人没有多少文化，混了个中专文凭还是地膜覆盖的，粗得很，要问有多粗，我们的妇联主任知道。”说着他瞪了王银香一眼，王银香也白了他一眼。姚洪明接着说，“郑书记，今后工作起来，你还得多提意见。”

“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工作起来要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，这杯酒我更该干了它。”郑克忠喝得比刚才那两杯还净，他把杯扣过来：“老姚，这杯酒连淤都不用清了吧。”

“好，够哥们。”姚洪明翘起大拇指，他对大伙说：“伙计们，我的酒让完了，看你们的了。”

邸玉金马上站起来：“郑书记，我给你端个酒吧，我分管的这一摊摊子大，杂乱事多，今后还仰仗你多支持。”

“支持没问题，酒不能端。喝酒我主张‘三不’，就是不端、不站、不敬，坐到酒桌上都是弟兄姊妹们，尽情喝就是了。”

“痛快。”姚洪明拍起掌来，“我就看不惯那些酒桌上扭扭捏捏的人，让他喝个酒比让他喝瓶毒药还难。”

“郑书记，那咱俩就干了它。”邸玉金干了，郑克忠也干了。

邹传安站起来，呐呐地说：“郑书记，我不给你端了，咱喝个酒吧，我学的林果，现在又分管农林水，今后工作你还得多指教。”

郑克忠喝了酒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我是烟台人，林校一毕业就分到这里来，十几年了。”

王银香插话：“找了个媳妇是当地的，也成本乡人了。”她又说，“郑书记，轮着俺敬酒了，按你的说法不让敬酒，咱俩喝酒吧。不都说俺是半边天嘛，他们和你喝一个，咱们喝俩。”

“喝俩就喝俩。”郑克忠开起了玩笑，“我也是爱和半边天喝酒哇。”

王银香笑了，其他人也笑了。

这样，全桌人都和郑克忠喝酒，而且都有理由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深受孔孟之道熏陶的郑克忠总觉得不和人家喝个酒对不住人家，不就是个书记吗，有啥了不起？酒桌上都是平等的。于是，他又接着回敬一圈。最后连送饭的炊事员韩师傅，他也敬了个酒：“我这个单身汉在生活上你还得多多照顾，今后日子长得像树叶。”感动的笨嘴拙舌，但蒸炒手艺俱佳的小韩几乎口吃了：“郑书记，有空我给你打水煎饱吃，那可是俺祖传的手艺。”

“好，好，到时候，我一定品尝你的手艺。”

俗话说，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何况今晚的酒喝得痛快、酣畅、尽兴、干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姚洪明他们对郑克忠第一次喝酒的感受和评价是：酒风正，酒量大。



姚洪明他们把郑克忠送往宿舍，早有秘书小李点着了炉子，送来了一暖瓶水，伙房小韩又灌满一燎壶水，放在点旺的憋耒气炉子上。小李还帮郑克忠把铺盖圈打开，铺到床上。这床是雕花红木床，质地坚硬，雕刻精美。据说是当年斗地主，分浮财弄到区公所的，从区委书记到公社书记，再到镇委书记，谁当书记谁睡这个床，也算是这里的一点特权吧。

送走了姚洪明他们，郑克忠浏览了整个宿舍，两间房子，外间一桌一椅一炉，里间屋靠墙放着那张大床，靠床有一张小桌子，放着柳包箱。可能是累了，也可能是醉了，他没顾得多看几眼，合衣倒在床上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外面的雪依然下，风依旧刮。

## 二

这个院郑克忠来过，那是他十来岁的时候，随大人赶集来的。当时是个大拱门，挂着区公所牌子，听说里头住着很多大官，他好奇要看看大官是什么模样，是不是和他爹娘及庄里乡亲不一样。

他跑进去了，区公所是几家地主的大院扒开门串起来的，有三四个四合院，还有炮楼，这里的老百姓管二层楼叫炮楼。他这里瞅瞅，那里看看。那些公家人有的留着分头，有的剃成光头，大都穿着四个荷包的上衣，人家和蔼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他说：“不找谁。”“不找谁你瞅啥？”“俺要看看那些大官啥样。”人家笑了。

回到村里他对小伙伴说：“那些大官除了穿得比咱干净以外和咱一样，咱要是穿上干净衣服也和他们一样。”

这个床他也见过，那是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炮楼扒了，四合院也扒了，院子扩大了，盖了几溜平房，中间腾出了空场，坐西朝东筑了个土台子，平常开会演节目，文化大革命成了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批判台。

那一年学校闹革命不上课他回家了，又是去赶集，公社大院里

人山人海，他挤到前头，看到土台上站了一溜走资派，中间那个戴着高帽子，挂着黑牌子，牌子上写着打倒公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×××，名字上又打了三个×。同时，土台上还摆着那张红木床。

一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挥舞着拳头高喊：“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！下面批判大会开始。”

只见一个扎着俩小辫的女造反派噤噤地走上台来，指着那张红木床说：“现在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，揭发批判我们公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滔天罪行。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，这张床是地主吴炳麟和他老婆睡过的床，可是，我们共产党的公社书记又在这张床上睡觉了，而且一睡睡了十七年，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不是和地主阶级穿着一条裤子吗？不是和地主阶级同床共枕吗？他们要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，我们绝不答应！我们要把他彻底打倒，再踏上一只脚。”说着那扎小辫的造反派飞起一脚，把戴高帽子的走资派踹了个趔趄，他额头撞到了床头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

郑克忠打了个激灵，醒了，是冻醒的？吓醒的？

他口干舌躁，爬起来，摸暖瓶，不在。噢，不是原来的宿舍了。他拉开灯，趿拉着鞋走到外间，炉子灭了，冷风飕飕，屋门咕咚咕咚响，他从黑提兜里掏出那只搪瓷茶缸子，拿暖瓶倒满水，喝一口，冰凉，暖瓶不保温，泼了。又提起燎壶再倒一杯，尝一口还是冰凉。好在不是扎凉，他咕咚咕咚喝了一缸子，坐在椅子上休息。

不知是昨天晚上吃得少，还是一缸子凉开水冲空了肠胃，他又觉得饿了，渴还有凉开水，饿了，屋里没有半点东西充饥。

他低头看看手表，才两点一刻，离早饭还有五个多小时。

他抬头看看窗外，风雪交加，天昏地暗。

何不叫开别人的门寻点吃的，当这一念头闪现的时候，他又否定了，半夜三更去叫门，谁家敢开？初来乍到，要是叫到女同志家，

更让人家怀疑不知想啥了,传出去多难听。干脆再睡觉吧,饿过头就不饿了。

他又躺下睡觉了,雪仍然下,风依旧刮。

## 第二章

—

姚洪明和原任书记刘佃宝虽有矛盾,但基本还不是个人恩怨,大多是工作上的磨擦。刘佃宝有点个人英雄主义,什么事爱自己说了算。而姚洪明是土生土长的干部,经验多一些,特别是农村一些鸡叫狗咬、杂七杂八的事,处理起来他有些小办法,心比较直,口比较快,粗中有细。实事求是地说,当县委组织部来考察刘佃宝,拟提拔副县长时,姚洪明帮他说了不少好话,评价是中肯的、客观的,比如那书会刘佃宝办得就挺漂亮。

沿河镇地处黄河下游,原来紧靠黄河北堤,后来黄河向南“滚”了十多里,留下了一条长城似的沙坝,渡口也南移了。古时有一条官道南通青州府,北达武定府。这里自古交通发达,集也特别大,牲口市、木头市名冠冀鲁,还有一个全国闻名,历史悠久,与河南省的马街齐名的灯节书会。

有山会、庙会、骡马大会,何为书会?

这沿河镇逢阴历的二·七便是大集,每年正月十二日,也就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大集,河北、山东等地的说书艺人,到这里来赶集说书“卖场子”,每年不下 100 多“档子”艺人。“档子”是说书艺人的专用术语,即一帮、一伙,或兄妹,或师徒,或夫妻,或父子(女)。所谓“卖场子”,就是这天这些人拣最精彩的曲艺段子在集上说唱,以博得观众的青睐,把艺人请到村里去说书。从正月十二集晚上说到十六晚上,欢度元宵佳节。被人请去叫“下场”子,管吃管住还

给钱,因而,说书艺人为求得“下场”,都竭力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,竞技亮艺。

五十年代,沿河镇这一带年丰人乐,书会出现鼎盛期。六十年代天灾人祸,群众生活困难,书会依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横扫一切,书会理所当然地被列为“四旧”,被取缔,艺人被撵,鼓子被扣,但散游说书的仍在附近村中“打游击”。

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,包产到户了,农村经济像发面馍馍一样腾腾地暄涨起来,历经坎坷的书会也逐年兴腾起来。

不知什么原因,这书会的消息传到了刘兰芳的耳朵里,她要来看看。刘兰芳可不是一般人物,当时,她因播讲《岳飞传》红遍全国,扬名海内外。可以这么说,十二亿中国人,加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五千万华人华侨,几乎没有不知道刘兰芳的,那时,一到刘兰芳播讲评书的时间,汽车上、火车上、轮船上,(飞机上咱不清楚),几乎都打开收音机收听,鸦雀无声,秩序井然。据权威部门调查统计,这期间的犯罪率极低,那些人也停止了活动,专心致志地收听,为此,刘兰芳还被评为全国治安模范。

这时,沿河镇的镇委书记就是刘佃宝,听说刘兰芳要来,他亢奋了,他着急了。兴奋的是,能与这样的名人见面是自己一生的光荣和自豪;着急的是,怎么接待,如何活动,他心里没有底。

刘佃宝和姚洪明开着那辆 130 到县城,向分管副县长作了汇报,副县长说:“人家刘兰芳是啥人物?这事我做不了主,得向县长汇报。”

他们一同到了县长办公室,县长说:“人家刘兰芳是全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,那是啥级别?得和县委书记通通气,应有地方最高领导出面接待。”想了想,又说,“你们也到地区有关部门通报一下,力争规格高一点,咱要借此机会把咱县的知名度打出去。至于接待嘛,在县里活动县里接待,在镇上活动你们安排。一定要当成大

事来办,当成政治任务完成。”

刘佃宝和姚洪明心领神会,有了领导的尚方宝剑,他们胆子大了,底气足了。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地区,向有关领导汇报。

找谁呢,他们先来到地区报社,找到老家是沿河镇的胡主任商量。胡主任见家乡的父母官来了,很热情,问明情况,说:“这事最好是找找分管文化的副专员,如果他去,规格上去了,热情也体现出来了。”

刘佃宝和姚洪明不住地点头,继而又摇头:“找专员好是好,俺们可不认识。”他们说的是实话,专员下去检查工作到县里多,到乡镇少,即使到乡镇也是前呼后拥,时间又短,照面的机会不多。

“没问题,我和你去。”胡主任发话了。别看记者官不大(严格意义上他们根本不是官),由于工作性质决定,上至书记、专员,下至局长、科长,经常和报社打交道,混熟了,找人办事有这个优势。

130 开进行署大院,胡主任带领刘佃宝、姚洪明上了行署办公楼,直至分管文化的副专员的办公室,轻轻敲门,胡主任对书记、镇长说:“这是宋专员。”他又指着书记、镇长对宋副专员说:“这是沿河镇的书记镇长,刘兰芳要到他们那里考察书会。”

“什么?”宋副专员有点意想不到。

“刘兰芳,就是那个在全国说评书出了名的艺术家,要到沿河镇考察书会。”胡主任解释说。

“书会?”宋副专员还是不明白。

胡主任对书会进一步解释,宋副专员虽然还不十分清楚,对刘兰芳可是如雷贯耳,她如果到这里来也是全地区的荣耀。别看自己是副专员比起人家刘兰芳来,不知差到哪里去。再说接待艺术名人也是分管文化的副专员份内的职责,他果断地说:“如果刘兰芳来,只要我在家,一定去!到时叫胡主任和我联系。”

“谢谢宋专员。”两位乡镇干部对专员果断的作风和热情的态度感激涕零。直到走出办公楼,钻进 130 汽车,还对胡主任翘拇

指：“一级有一级的水平，不亏当专员。”

## 二

五天后，刘兰芳果然来了，他是在省曲协李主席的陪同下，由省城直奔沿河镇的。

当宋副专员到达沿河镇的时候，刘兰芳已先期到达，正与书记、县长、宣传部长交谈。见宋副专员来了，书记急忙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地区的宋专员，听说你来，专门来看你。”宋副专员是分管文化的副专员，但在这种场合介绍起来，既不能加副，又不能说是分管文化，给人的印象他就是行署的一把手。这事和部队上就不一样了，部队上正就是正，副就是副，别说在正式场合，就是平常说起话来，也是王副司令、李副政委，从来不避讳“副”。地方上就不行了，尽量不说副，这是官场一大忌。

刘兰芳不管这些，见专员来了，满脸堆笑地站起来；“我来随便看看，惊动了这么多领导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从东北那么远跑了来，我们十分感谢。”宋副专员说。

又唠了几句，宋副专员问：“这次活动怎么安排的？”

刘兰芳说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事，找几个老艺人和当地的老百姓座谈座谈，了解了解当前民间曲艺的情况。”

宋副专员转向县里和镇上的领导：“都安排了吗？”

宣传部长说：“通知下去了，下午3点开座谈会。”

由于刘兰芳不喝酒，饭也吃得快。吃了饭，宋副专员、书记、县长都要回去，临走，宋副专员对刘兰芳说：“晚上到地区去吧，那里条件好一些。”

“哪里也不去，我就在这里活动，谢谢专员关照。”

刘兰芳在镇上的旅馆里休息了一会儿，3点钟，座谈会在镇会议室召开，由宣传部长主持，书记、镇长作陪。

刘兰芳说明了来意，几个老艺人和当地的几个老观众也不怯

场,无拘无束地畅谈起来。

对于书会的形成,老艺人们讲,有多种说法。

有的说,据史书记载,宋朝时,在我国北方的民间,就广泛流传着一种音乐与唱词相结合的《浑唱》,到了宋朝末年,又创作出鼓子词。同时,《评话》在这一带特别发达。这个书会宋朝还在武定府,到元代初,蒙古人入侵,武定府遭乱之后,那时的艺人们为了抗蒙反金,便将书会迁移到距府治较远,比较偏僻,而又有大集的沿河镇来,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。

有的也说,在很久以前,从南边来了一伙说渔鼓的,从北边来了一帮说大鼓的,对台说唱,互不服气,闹了矛盾相持不下,当年没有解决。第二年又各自带来更多艺人相争,矛盾愈演愈烈。最后两个当头的都互相佩服对方的演技,又觉得这些说书的都是混穷的,相互仇视没有好处,于是化干戈为玉帛,并约定每年的正月十二大集都到这里竞技亮艺。几年后,说书的艺人越来越多,成了相互竞艺的场所,逐渐形成了书会。

还有的说,沿河镇是武定府东南一带最大的集镇,每年的正月十二又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大集,周围数万群众,为了庆祝元宵佳节,都来赶集,买办灯节用品,集上跑龙灯、扭秧歌、踩高跷、耍武术、扮芯子的都有,当地一些说书艺人也来说书凑热闹,慢慢形成了书会。

不管什么原因,勿须争论,这里的老百姓爱听书确是人所共知。

参加座谈的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头说,这里的老百姓爱听书,旧社会的时候,当地也有几个说书艺人,到这里下场的大部分是冀鲁交界的庆云、盐山的。刚解放的那几年特别兴腾,到了正月十五,那个村也得雇个说书的,不雇说书的,说明你们村的村干部支不起裤裆来。那时还成立了个鼓书院,借了街庙的几间房子,夏日晚上,冬闲的时候,鼓子一敲就说起来。文化大革命前,每到集日,



在场园里那棵大槐树底下，有说书的，说一段，敛一次钱。中间放一小簸箩，让听书的人自己自觉往里扔钱。

听了人们的发言，刘兰芳很受感动，说：“曲艺来自民间，它是老百姓自娱自乐的好形式，今后还要推动它发展。”

镇委书记刘佃宝趁机说：“现在再把曲艺艺人组织起来有一定困难，我们想建个曲艺厅，吸引艺人来此献艺，也以此推动书会的发展。”

“好，我大力支持。”刘兰芳激动了，“明天我义演一场，把所得收入捐出建曲艺厅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很高兴，嘴上虽然没提这个要求，这也是早已盼望的。对于沿河镇来说，更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。

转天，在镇上原有的那个土戏台上竖了两根杆子，挂了一条横幅：“热烈欢迎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来我镇献艺”。

听说刘兰芳来说书，人们早早地从四面八方赶了来，抢占有利地形，场上人头攒动。十点整，刘兰芳由宣传部长陪同，登台亮相，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。

刘兰芳稳稳站定，微微一笑，嘭嘭嘭三声鼓响，偌大的场上鸦雀无声，只听刘兰芳那浑厚响亮的嗓音响彻环宇：

“五代干戈未肯休，黄袍加身始无忧。

哪知南渡偏安主，不用忠良百姓愁。”

几句诗词道罢，引出一段故事。刘兰芳说的是她那拿手的《岳飞传》选段。

这是一个农民麦、秋打场的大场园，足有几十亩大，无遮无挡，场上人挤人，人靠人，人挨人，人擦人，四外的屋顶上站满了人，树杈上也爬上了人，整个场地有数万人。

用刘兰芳的话说，她去过河南马街等许多地方，这是她看到的观众最多的一次，所以她也特别卖力气，说了二回都卸不下场来，又说了第三回。